

笔名“羊鸣”

羊鸣,原名杨培兰,1934年7月出生于山东。1943年,羊鸣跟着在外闯荡的父亲背井离乡迁至辽宁省宽甸县。1947年,解放军进入宽甸县,建起了工会、农会,动荡的局势渐渐稳定下来。解放战争开始前后,羊鸣瞒着父亲偷偷报名参加了解放军。在行军路上,羊鸣觉得自己的名字不够有军人气概,于是改名为“杨明”,“明”正是“光明”的寓意。部队的同志看着眼前这个英俊的小伙子很喜欢,对他说:“你干脆当个文艺兵吧。”就这样,羊鸣加入了部队文工团——安东军区文工团。

1949年冬,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第一个新年即将到来,羊鸣以唢呐开头创作了他的第一首歌曲《庆新年》。随后,《庆新年》发表在了东北军区的《部队文艺》上,这也是他第一次使用笔名“羊鸣”。

圆舞曲曲调的军歌

1958年,羊鸣从沈阳调至北京军区空军政治部文工团。

1961年,他和著名剧作家、词作家阎肃到广州空军某部队“当兵”。他们是最基础的机械兵,每天和战士们一起飞行训练、战备值班、休息娱乐。

羊鸣与《红梅赞》

“红岩上红梅开,千里冰霜脚下踩。三九严寒何所惧,一片丹心向阳开……”作为著名歌剧《江姐》的主题曲,《红梅赞》历经60余载,依旧动人心魄。谱写出这一动人旋律的,就是我国著名军旅作曲家羊鸣。



羊鸣(右)与阎肃

乐。

回到北京后,阎肃把写完的一首《我爱祖国的蓝天》的歌词交给羊鸣。蓝天、晴空、白云、东风、朝霞……回忆翻涌,澎湃的激情从羊鸣胸中倾流到笔下,不到两小时,曲谱完成。他把飞机点火起飞的轰鸣化作歌曲的前奏,把飞机像鹰般忽远忽近的翱翔轨迹融进错落有致的“一句大调一句小调”中,“总的形象,是要写飞行员的情怀”。羊鸣还运用了军歌中不常见的三拍子,圆舞曲的味道一如飞行员骨子里的浪漫情调,但更有英武豪迈、坚强的气概在其中。羊鸣说:“后来有人评论,三拍子在军歌的写作中并不常见,有些圆舞曲的味道。而且一句大调一句小调,错落有致,也不是我故意为之。写作的时候,脑海里闪现飞机点火的壮

景,飞到空中这个庞然大物变得如同一个小小的风筝,悠然自得,有大气、有细腻,这是我所想表达的。”

不到一年时间,《我爱祖国的蓝天》就在全国流行起来。

《红梅赞》八易其稿

1962年至1964年,是羊鸣音乐创作最为辉煌、也是最难忘怀的一个时期。

1962年春,空政文工团准备排演一部根据小说《红岩》改编的大型歌剧《江姐》。

1962年10月,剧本初稿完成。1963年3月,羊鸣、姜春阳、金砂音乐初稿完成。8月,完成了《江姐》的第二稿。

歌剧《江姐》中有很多经典唱段,如《春蚕到死丝不断》《绣红旗》都深入人心,但要说最令人回味和难忘的,还是主题曲《红梅赞》。

羊鸣在歌剧《江姐》中创作的《红梅赞》《绣红旗》以及电影主题曲《我爱祖国的蓝天》等歌曲,被唱遍大江南北,产生了广泛的影响。(摘自《党史纵横》刘昊 金玥/文)

“钳工黄克骥”:“两弹”装配和试验亲历者

钳工出身的黄克骥在青海金银滩上的221基地工作了30多年,参与组装了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第一颗氢弹,参与了多次核试验。第一颗原子弹总装诞生的细节,他历历在目。

原子弹在他们手中“出生”

1964年10月16日,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时隔60年,年近九旬的黄克骥仍清晰记得中国第一颗原子弹升腾起蘑菇云的样子。

1964年10月15日,第一颗原子弹爆炸的前一天。夕阳下,4名穿着灰色工服的工人正沿着轨道推平板车,把装在铁罐里的原子弹送到爆炸塔下。其中,个子最高的那个背影,就是黄克骥。

原子弹是在罗布泊一座102米高的铁塔上引爆的。在距离高塔100多米的一座半地下临时工房里,黄克骥和大家一起完成了原子弹的最后总装。总指挥张爱萍将军,一直站在工房外等着。

半地下临时车间比正常的装配车间狭小许多,大量零部件摆放在地上,一不留神就容易把人绊倒,大家忙而不乱,“整个车间内鸦雀无声,静得仿佛掉一根针都能够听到。”黄克骥回忆。事实上,为

一般来说,歌剧创作要先有主题,后有咏叹调,但《江姐》的主题迟迟定不下来。阎肃作为词作者试着写了一段“行船长江上,哪怕风和浪,风吹雨打也平常,心中自有红太阳,我们握紧舵、划好桨……”的歌词,大家看了,都不太满意。羊鸣记得,阎肃从兜里掏出两个月前写的一段关于梅花的歌词,朗读起来:“红梅花儿开,朵朵放光彩……”傲雪凌霜的红梅意象,一下子抓住了他,这从精神到形象,都能和江姐联系起来。音乐的灵感来了!“那真是从血液里喷出来的东西!”羊鸣感慨道,《红梅赞》虽然时长只有几分钟,但创作时他曾八易其稿,修改20余次。经反复推敲后,一个个音符如待放的花苞般层层展开,直至凌寒盛放。

1964年9月,歌剧《江姐》在北京首演。同年10月,毛泽东在人民大会堂观看了《江姐》。

羊鸣在歌剧《江姐》中创作的《红梅赞》《绣红旗》以及电影主题曲《我爱祖国的蓝天》等歌曲,被唱遍大江南北,产生了广泛的影响。(摘自《党史纵横》刘昊 金玥/文)



黄克骥

车间办公室。这意味着,他们要与核弹睡在一个车间里。

1966年10月24日,基地指挥部下达正式总装我国首颗核导弹的命令。下午试插雷管时,意想不到的事发生了。一位工人师傅将雷管试插进去后,其中一个雷管怎么也拔不出来了。工程师们商量决定,让钳工大黄去试一试。黄克骥走到操作台前,稳一稳神,伸出手轻轻地左拧一下、右拧一下,但雷管纹丝不动。大概过了半个多小时,也不知道是用了什么巧劲儿,轻轻一下,雷管拔出来了!长舒了一口气的黄克骥才发现,自己满头大汗,连内衣都湿了。

三天后,第一颗核导弹飞行试验成功。次月,黄克骥又参与了我国氢弹热核理论试验会战。12月28日,我国氢弹热核理论试验成功。(摘自《中国青年报》胡春艳 张国/文)

一朵云的名字

黎戈

对于一个常年囿于都市的人来说,云大概就是一种水汽的凝结物而已。实际上,像我这样常年在山边生活、天天在窗口观云的人就知道,不同于花草树木,云是很情绪化的。它表情丰富,每时每刻都在变化。有时做顿饭的时间——大约半小时吧,窗外已经风流云散或是风起云涌了。我常常拍山顶的云,怎么拍都不厌。写稿时,我也常常抬头看窗外飘浮

的云,以放松视神经和大脑,顺便整理思路。

有一种白纱一样的雾气,那不是云,而是岚。“岚”这个字在常态下只是个审美术语,而对于住在山边的人而言是一种视觉体验。

岚的本义是指山里的雾气。晴光丽丽时,那一整屏的、塞满视野的苍翠就是岚岫;在雨后,红湿花重时,萦绕在山腰上、茶烟轻扬般的白雾叫作岚烟;如果这时太阳又出来,照亮山峦,那个绿

林徽因是一代才女,也是著名的建筑学家,她不仅具有诗人的想象力与美感,同时具有科学家的缜密和求实精神。

林徽因把枯燥的学术论文当成美文来写,她笔下的木石结构有了灵性,字里行间流淌出诗样的韵律。

林徽因在她的《平郊建筑杂录》这篇论文里写道:“无论哪一座巍峨的古城楼,或一角倾颓的殿基的灵魂里,无形中都在诉说,乃至至于歌唱,时间上漫不可信的变迁;由温雅的儿女佳话,到流血成渠的杀戮。他们所给的‘意’,确是‘诗’与‘画’的。但建筑师要郑重声明,那里面还有超出这‘诗’‘画’以外的‘意’存在。眼睛在接触人的智力和生活所产生的一个结构,在光影恰恰可人中,和谐的轮廓,披着风露所赐予的层层生动的色彩……”

她开影楼,让那些看起来不怎么美的人生,变得很美。

与此同时,她也遇上了对的人,找到了属于自己的幸福。

经历过不幸的人,更能理解他人的不幸。知道不幸在哪儿,就知道幸福在哪儿。

(摘自《海南日报》)

诗的灵感、哲学的思维、历史的沉积一起涌向笔端,她的论文甚至比别人的诗还美。(摘自《海南日报》6.21)

自己的幸福

莫小米

好不容易考上职工大学,父母却觉得女儿即使读了大学,也找不到工作。后来,她听从父母的安排嫁了,但日子过得很不幸福,最后的结局是离婚。耗时一年半,刘青争取到了孩子的抚养权。

拄着拐到处找工作,一度娘儿俩连饭都吃不饱,日子过得很窘迫。

幸福在哪儿?一个年轻女子,走到这地步,要说幸福,似乎真是不搭边啊。

可几十年过去,今天你去看刘青,她的确很幸福,比

很多人都幸福。

她南下挣钱,有了一定经济实力后,选择了助人,做红娘,专为残疾人牵线,帮那些不幸福的人找到幸福。

她开影楼,让那些看起来不怎么美的人生,变得很美。

与此同时,她也遇上了对的人,找到了属于自己的幸福。

经历过不幸的人,更能理解他人的不幸。知道不幸在哪儿,就知道幸福在哪儿。

(摘自《海南日报》)

林徽因是一代才女,也是著名的建筑学家,她不仅具有诗人的想象力与美感,同时具有科学家的缜密和求实精神。

林徽因把枯燥的学术论文当成美文来写,她笔下的木石结构有了灵性,字里行间流淌出诗样的韵律。

林徽因在她的《平郊建筑杂录》这篇论文里写道:“无论哪一座巍峨的古城楼,或一角倾颓的殿基的灵魂里,无形中都在诉说,乃至至于歌唱,时间上漫不可信的变迁;由温雅的儿女佳话,到流血成渠的杀戮。他们所给的‘意’,确是‘诗’与‘画’的。但建筑师要郑重声明,那里面还有超出这‘诗’‘画’以外的‘意’存在。眼睛在接触人的智力和生活所产生的一个结构,在光影恰恰可人中,和谐的轮廓,披着风露所赐予的层层生动的色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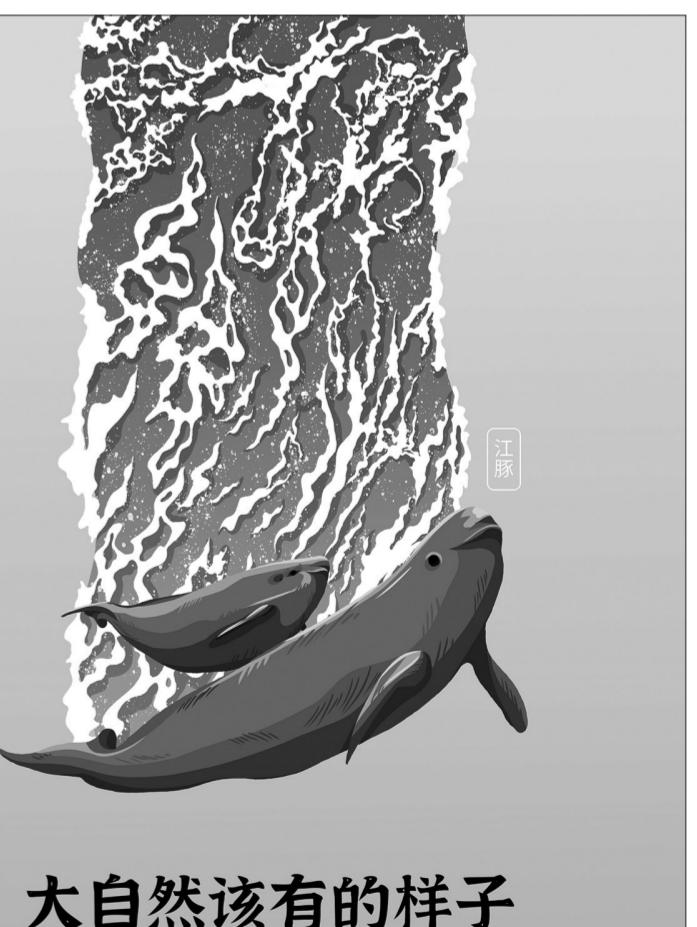
她开影楼,让那些看起来不怎么美的人生,变得很美。

与此同时,她也遇上了对的人,找到了属于自己的幸福。

经历过不幸的人,更能理解他人的不幸。知道不幸在哪儿,就知道幸福在哪儿。

(摘自《海南日报》)

诗的灵感、哲学的思维、历史的沉积一起涌向笔端,她的论文甚至比别人的诗还美。(摘自《海南日报》6.21)



大自然该有的样子

把保护环境
写进我们的DNA

真知灼见

江豚

2022全国公益大赛获奖作品